

集部

二程文集卷九

伊川文集　　　　宋　程頤　撰

雜著

顔子所好何學論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

心知所養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
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
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
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
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
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

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

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顔子所好

異矣

漢文殺薄昭論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以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衞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温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

害其為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害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毋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賑濟論

不制民之産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廪以食之廪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廪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

民歌詠至者曰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寛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寛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

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為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 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

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詞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行者設曰勉强之可也通諸身者姑謹修而可能乎况無諸中不能强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為本然而諸經之奧

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為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㢢襃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襃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為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為幷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為王者軌範不獨著聖之事以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為是而可法邪為非而可戒邪禮

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
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為賢諸君之於
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已以待用也當世之故固當講明若夫
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
不以養人為本然而民産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
有數何道以寛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
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

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耶抑為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為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為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風一作俗一作之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髙論得以矜式

修立孔氏條制

一添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為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為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

有高才重德朝廷必頼其用即令嗣子奉祀事○一所

賜田蠲免税賦依鄉川厚薄名人種佃其佃户並免差

徭夫役○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兖州例

朝廷頒歴賜衣等恩數並依兖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

覲陪位○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二十人○一奉聖公

宅教授一人主導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

舉到學官選差○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

縣簿尉兼管

四箴并序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為）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印銘

我祖裔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為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爵為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歲二月丁卯頤銘

褉飲詩序

上巳褉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

何哉盖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頼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為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賔形於咏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髙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陳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遺金閑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

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涕下

蜀守記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均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謠言曰彥博廚（廚猶言不如也）田況程

戢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吏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悦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為政闕

養魚記時年二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一無此二十字魚之一無之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

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一字有爾乎二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稾中偶見之竊自

嘆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已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下書

為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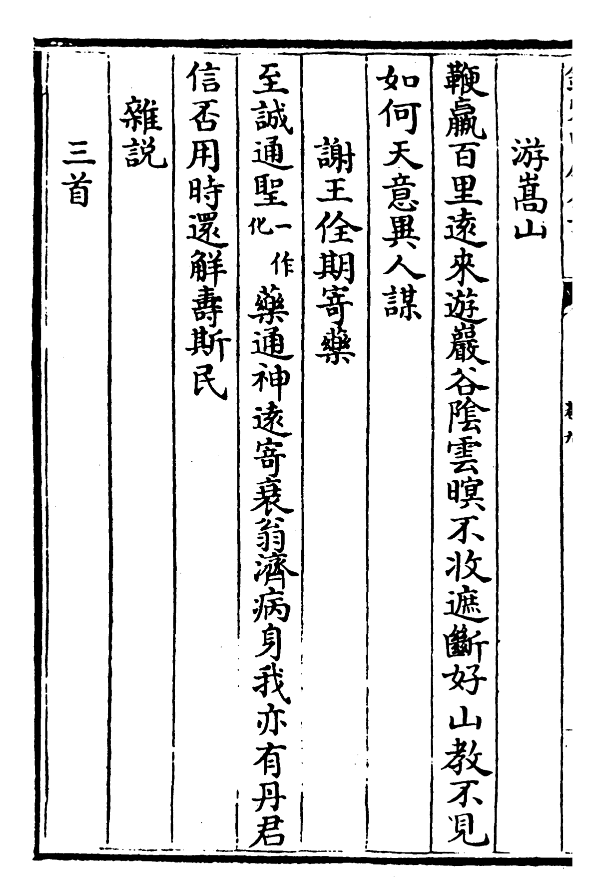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二字其六乃開封

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盖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為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臣程珦題

詩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時年十八

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關西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為道大不為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内至聞從大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游嵩山

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一作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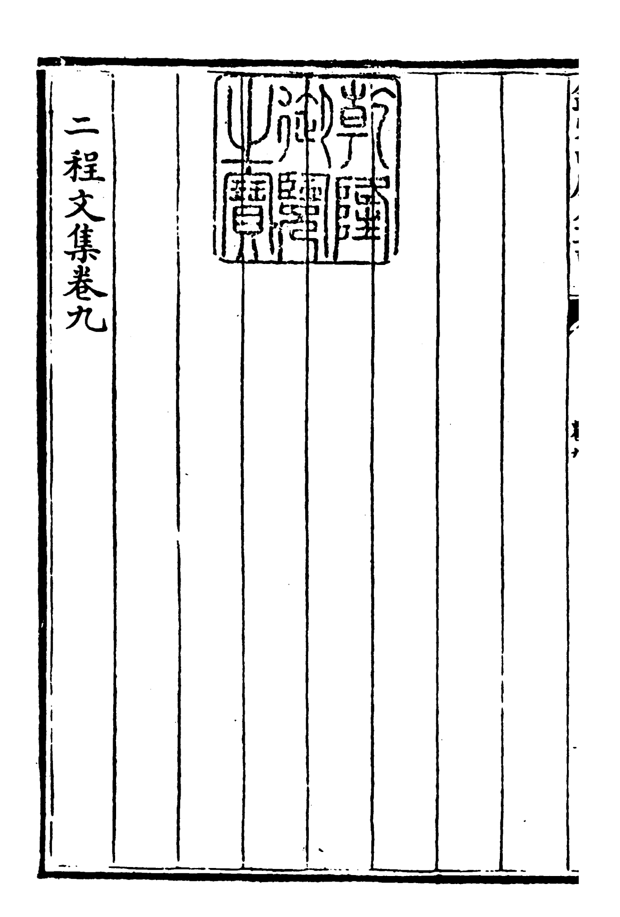
雜說

三首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没則漸異也



二程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程文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文集卷十

伊川文集　　　宋　程頤　撰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珦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

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歴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厲世風一作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為聖主之輔深功厚徳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曽祖當五代

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曁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為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為相之旨至於没身不許告老歷事兩

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没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
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
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
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
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
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
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
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

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寛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两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别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

其心媿恥若已搶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淪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閻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頤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閤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

幸甚顧閤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

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教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

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為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為專以簿書期會為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髙行為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

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葢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葢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緼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

之意顧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来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内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

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
浼聽覽珦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
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
為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
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
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
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
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乎於是決之不

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

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見諭日一作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𦡶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文之義詳聖人賛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横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説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所觀纎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

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説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

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奥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為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句

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耶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閤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

下今者来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廹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為者頤頃嵗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穽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覩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逺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宫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

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令鄉隣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令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宫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

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為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别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壊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茍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蹈一作禍患所不避也況一

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耳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為不為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内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凟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葢所欣慕况受賜乎

茍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為頤羞未敢拜貺謹

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浼聞台聽公到鎮之

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敵既再寇

河外必復不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

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

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

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為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為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寛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埸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内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顧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覾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頣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

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

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没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却録去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渇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説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葢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髙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茍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

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没世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黙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

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當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

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為無用之地野人率

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為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為龍門山添勝迹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

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

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為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頣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没無聞此尤深可哀也竊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為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為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

閤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顧求真蹟以賁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内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

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九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為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謝韓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

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入侍袞宸扆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愧惴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愊所懷敷

宣罔既

又謝簡

頣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頣執耕畒畒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覿伏冀上為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吕進伯簡三

相别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来想在勞

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頼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墻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

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

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

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

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而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〇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為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子〇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

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

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

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為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

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令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輙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為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

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謂字）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

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義理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髪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

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

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殊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

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别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

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典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陜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閤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

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漑之功幾

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湧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

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為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

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

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

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已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

塵瀆鈞聽倘蒙采録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

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書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

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曰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肆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為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大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葢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

事不肯為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令而後難復用藥三也是皆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究死而不為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為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已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為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已之命則為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隱忍而

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且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

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宼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絶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

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俟有所授能一訪甚佳

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説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説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 井跋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

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借如顔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静述

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予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為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歎紹興丁巳冬

周孚先謹書

答周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耳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

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别多年常深渇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况安佳甚慰遠懐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

期兩小子大者項城尉小者鄢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顥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廸書

相别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説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𧰼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

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合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說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槩尚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為衆說

漂㴾不能自立耳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啓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

周愻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顒咨

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

佛氏輪廻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凡禀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

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

何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於天地之間氣象自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若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説者謂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頋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類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髙門以頋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

第幾小娘子性質一作資甚茂德容有光輙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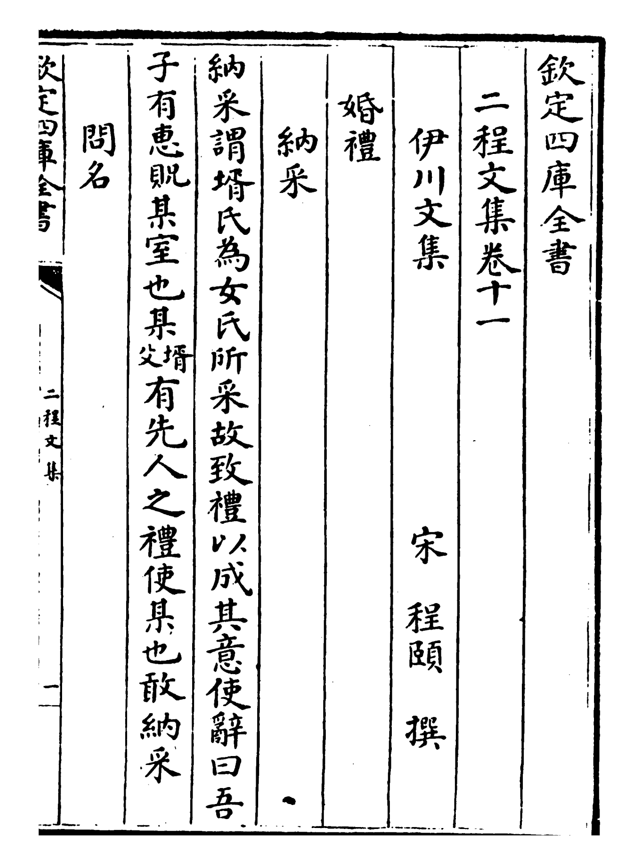
不量衰族久慕高閎輙憑咫尺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顧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

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藴夙成
以顒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
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
閑而箕箒之勤願俾恭事

二程文集卷十



二程文集卷十一

伊川文集　　宋　程頤　撰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其室也某壻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

命眖某室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眖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是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於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壻氏告迎於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壻受命於所尊[謂聽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擔子]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照道今用燭四或二]賓將至[賓壻也]女氏之擯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下車也]擯進揖請事賓對[今以介對]曰某[稱壻父]命某[壻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賛賓就位[東面]再拜賛即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見女氏之先祖]至於中堂見女之

尊者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為之卒食興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於廟至於中堂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整冠飾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壻降立於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先俟於門外先之者導之也門外壻家大門外也婦至主人壻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壻退就次及期期謂早暮之節贊者引壻入贊者壻氏之女相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壻再拜男下

女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壻盥於南壻之從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濯手也於坐席之南北壻揖婦舉婦蒙首蓋頭也復位贊者進酌用常爵三爵用卺姆助婦舉卒食相者以壻婦興說服女之從者受壻服壻之從者受婦服燭出康成云禮畢女侍侍呼於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進拜奠贄還又拜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是為見已不復特見若異宫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

入於室婦盥饋舅姑饗婦於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饗禮謂嫡婦 翌揖拜於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并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

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

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决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下穴昭穆圖

巽	○	巳	丙	離	丁	未	○	坤
○		穴六				穴七		○
辰								申
乙								庚
卯震		穴四		祭臺		穴五		酉兑
甲								辛
寅								戌
[illegible]		穴二		穴一		穴三		○
艮	○	丑	癸	坎	壬	亥	○	乾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一作侵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為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為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家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黄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餘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

固妄謬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宫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以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宫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某白黑小大以為别耳後世聖人乃為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郕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者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言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勲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

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絶此時葬者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有百歲者自唐而来五姓葬法行於世已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茍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耶是乃今之法徒使人

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

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槩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

葬大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污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世俗淺識惟欲不

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耳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說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

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四十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為汚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求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柏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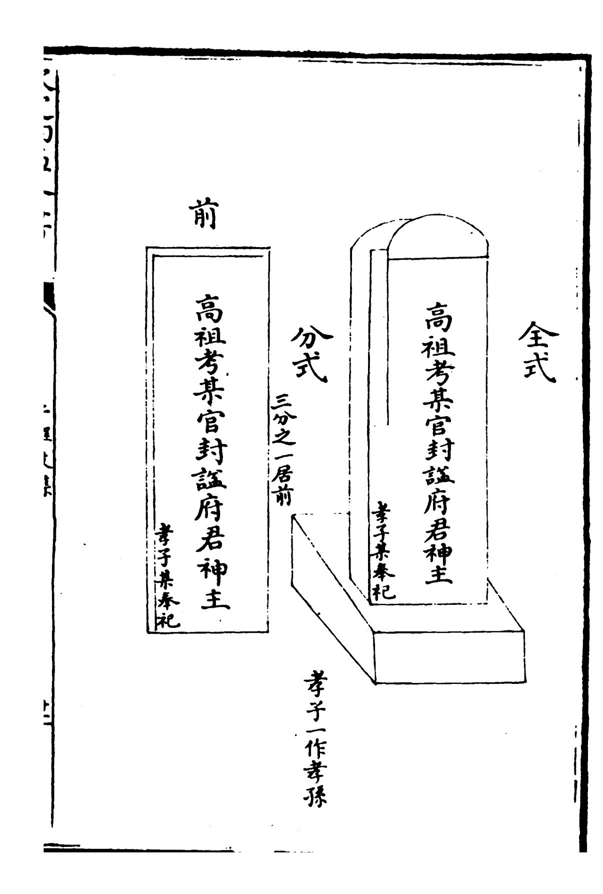
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闕

作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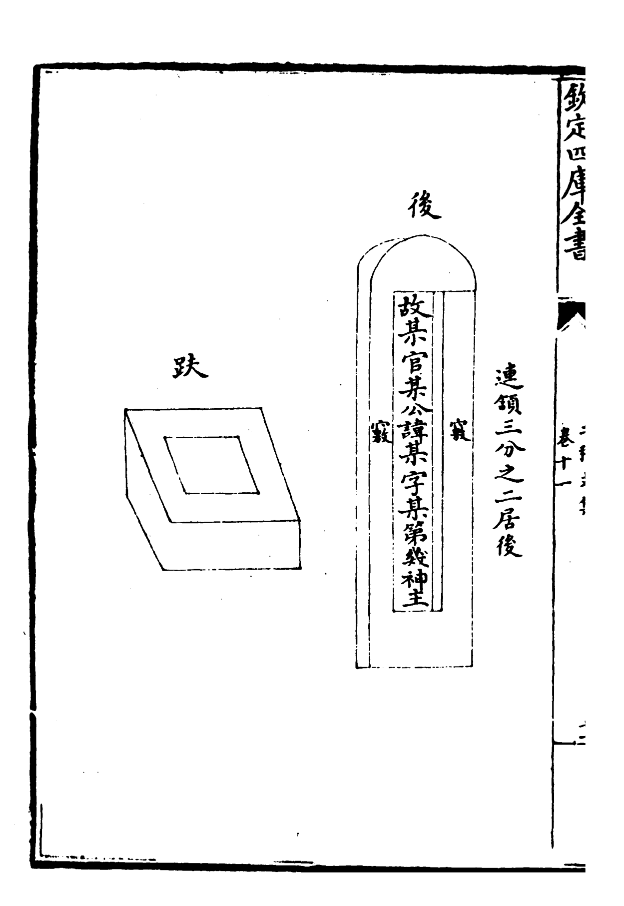
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濶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

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翁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廟墻外改中不改



全式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前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孝子一作孝孫


連領三分之二居後
後
竅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趺

祭禮羅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未必先生所著姑附於此

凡祭洒埽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菓并菜三飣或五飣盞盤匙筯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

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

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四時祭

始祖冬至祭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

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於

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

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立春祭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

曰惟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恭請先祖祖妣

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禰　季秋祭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

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二程文集卷十一